

修来荣 \ 著

特工行动

首次揭开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真实内幕
承载着历史命运
人性转化，社会变迁……

北方文艺出版社

特工行动



修来荣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梁春芳
封面设计:杨辉 李栋
责任印制:郭激杰

特工行动
Tegong Xingdong
修来荣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6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23 8/16·插页 2·字数 500 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 001—8 000

ISBN 7-5317-0958-9/I·942 定价:32.90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阿城市通城街)

目 录

1. 暴雨之夜 松花江上“浮动的监狱” (1)
2. 国兵 电台 江上军哗变 (23)
3. 舅舅 你从哪儿回来 (44)
4. 电台代号“海东青” (55)
5. 溜冰场 祭江 雪地之吻 (66)
6. 李兆麟失踪了 (119)
7. 连延安都在听你的消息 (134)
8. 野猪 角力 酒量 (169)
9. 就利用这位当代“蒋干” (191)
10. “中兵”过河 (208)
11. 电台测向 目标——北陵 (241)
12. 伏击 (274)
13. 大山里“樱花军团” (301)
14. 海参崴 中统 谍报枭雄 (318)
15. 衣钵相继 祖孙三代特工 (367)
16. “樱花”凋落在1947年元旦 (408)

17. 婚礼 手铐 剑拔弩张 (456)
18. 深夜 黑泽龙 灵堂 (517)
19. 骨灰 警察总署长 (568)
20. 葫芦岛 四十九军 隔墙有耳 (590)
21. 蒙住“东北剿总”的眼睛 (604)
22. 华盛顿 东京 广州 (656)
23. 南行 败兵 女尸 毒蛇 (685)
24. 台湾 蒋家父子 孤军一旅 (718)

1. 暴雨之夜 松花江上“浮动的监狱”

苍天无忌，风云难测。

刚到子夜时分，一阵凉气飒飒掠过，接着便是漫天彻地的呼啸，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挟着尘砂，推揉着大团的乌云，从东南天际气势汹汹地涌了过来。

云掩星月，天地昏黑，狂风掠过江面，江面上跳跃起一片片尺把高的浪头，方才还是默然东去的江水，忽地显现出凶暴的面孔，变成一条张牙舞爪、逆鳞翘甲的黑色巨龙，骚动着，咆哮着，直向下游奔腾而去。

风疾云涌，远处隐隐传来阵阵雷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松花江上航运历来有严格规定，像这般天气，莫说是黑夜，就是在白日，不论是客轮、货轮、舢板，哪管你是巡江炮艇，也都不准离开码头。

谁能想到，偏在这个时候，会有一艘身形庞大的客轮，不顾天气的恶变，冒着倾覆的危险，正在江心吃力地逆水上行。

客轮的几层舷窗都透着灯光，远远望去，像颠簸在水面上的一幢高楼。

借着灯光，影绰可以看见船头、船尾两舷都站着持枪的东北民主联军士兵，他们各个钉子似地站在那里，紧张而又警觉地注视着前方。

原来，这艘庞大的客轮已被军方征用，它是在枪口的指挥下，冒险起航的。

从士兵登船的那一刻起，客轮上的大副、二副、轮机长、水手都被限令在个人岗位上不准随意走动。

船长从被窝里被叫起，顶着大风来到码头。一听要在这种天气里开船，气得满脸胡须都扎煞起来。

船长年近半百，身材魁梧，再加上满脸粗硬的大胡子，颇具威严。他的每一句话，对所有的船员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可是，面对乌黑的枪口，船长知道，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从古到今，除了长官，谁能跟大兵们说清什么道理？尽管船长磨破嘴皮，再三说明，在这般天气下起航，就是拿人命和船开玩笑，最终的结果还是士兵用“任务紧急”四个字，强迫客轮驶离了码头。

船一驶到江心，因为是轻载，船身便被风吹得倾斜了，说它身形庞大也好，说它体如高楼也好，都不管用，现在，充其量它不过是巨龙鳞片上的一个甲壳虫而已。

风越刮越急，浪越涌越高，偌大的客轮像一个上足了弦簧的玩具，在浪尖上颠起颠落，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驶近松花江铁路大桥。

乌黑的桥身像条巨蟒横亘南北两岸，支撑这条巨蟒的十几座硕壮的桥墩，像花岗岩雕成的巨人，屹立在浪涛之中。

松花江水借着风势狂奔而下。不料，冲到大桥下，却被桥墩分割成十几条激流，坚定地阻挡，无情地分割，使这条凶龙更加狂暴，它在桥下奋力地打着漩，猛地卷起半人多高的浪头，呐喊着向桥墩拼命地撞去，似乎非要推倒它，击碎它，以消割骨解体之恨。

浪涛在桥墩间发着巨大的轰鸣。一次撞击接着一次撞击，大桥下是一片呐喊的战场。正在此刻，这艘客轮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

客轮刚驶进两个桥墩间，船头便扎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中，随着船身前倾，一个巨大的浪头涌了起来，推着船尾直向右侧的桥墩撞去。

眼看船尾距桥墩越来越近。在这骇人的一刹那间，听得见船上有人发出恐怖的尖叫。

这时，大胡子船长下达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左转舵！”

船头掉向，客轮翘起着庞大的身躯，直向桥墩奔去。

“船长疯了！”有人狂叫起来。

从轮机舱中发出的轰鸣声、浪涛声与人们的惊叫声搅在一起，一场搏战，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船长的目的地其实很明显，船头一扭，船尾便离开了桥墩，避免了相撞之灾。可是，这一掉头，客轮的整个身躯奔向桥墩，也许用不了一两秒钟，船头就要变成碎片。现在掉头已来不及，似乎没有谁，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挽救这个惨局。船上再没有喊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就在船头和桥墩相距不到半米时，突然，忽地一声，从客船和桥墩的窄缝间涌起一道亮晃晃的浪涛，把眼看就要撞到一起的客轮和桥墩，硬生生地从中分开。客轮被波浪涌得一歪，便滑向两个桥墩间的航道上。

随着船长又一声大吼，客轮攒足力气，轰隆隆一阵吼叫，冲过了桥墩。

船上的人都长长吁了一口气。

人们向船长室投过敬佩的目光。谁都看到，客轮与桥墩免于相撞，唯一的力量就是那股突然升起的巨浪，而这道巨浪是客轮借着扭身的力量从船下挤出来的。

制造浪涛，化险为夷，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

只有亲身经历了这次危险航行的押船士兵才相信，船长的话是正确的。

出于对船长的敬佩，特准他在船上自由行走。

可是，这并没有半点缓解船长心中的忧虑和不安。从得知客舱要被军方征用的那一刻起，他就暗自揣摩，这些“老八路”要把它弄到哪里？当然，他既担心去向，还担心着天气。在这般恶劣的天气里航行，不论驶向哪里，都是危险重重。天上布满乌云，他的脸上布满愁云。

这时，天空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亮光，把江水、船体映得清晰可见。只可惜，这道亮光极为短暂，几乎是一闪即逝。

亮光熄后，四周陷入更浓的黑暗中。

忽然，半空中响起一阵阵轰然震耳的雷声。

在半空中滚来涌去的乌云，被闪电劈裂，被巨雷震碎。伴着一阵哗哗的喧啸声，暴雨，就像倒翻了江河，铺天盖地地泻下来。

刹时间，江水、江岸、熟睡的城市都似乎消失了，四周只有风声、雨声、江涛声，灰蒙蒙的一片……

暴风雨终于来了。它来的这样猛，这样烈，仿佛吞噬了整个大千世界。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幸好此刻未在江心，倒让船长心头感到一点宽慰。他希望不要在这个时候下达起航命令。也许这疾风暴雨很快就会过去。

面对这般天气，他不能总蜷坐在船长室，他要去察看锚链、缆绳、客舱。因为有行走的自由，他便从船头直到船尾，同时也想让船员们看到自己仍在履行职责，给那些心怀惶恐的人一点慰藉。

暴雨来得太急、太猛，站在船头、船尾和两舷的战士不亚于站在瀑布下面，都淋了个透湿，可他们还都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握枪在手，警觉地注视四周，全然没把这倾盆暴雨放在心上。

看见他们在大雨中淋浇，倒让船长想起一桩往事：那是三年前，也就是康德十年夏天，他的客轮被日本“皇军”征用，也是这样先上来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分头把住船头、船尾和两舷，

然后命令客轮起航开到码头，接上来一位日本关东军的什么长官。船离开码头不久，就赶上一阵瓢泼大雨。站在甲板上的日本兵呼啦都缩进船舱避雨，这下子惹恼了那位长官，他腾地站了起来，大骂这些士兵太缺乏“武士道”精神，随着一声令下，把士兵们全部赶出了船舱，士兵个个变成了落汤鸡。看得出，没有一个士兵脸上不带怨气……

现在，他清楚地看见了这些八路军战士在没有长官监视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站在大雨里。难道，这些“土八路”真的胜过那些日本“皇军”？

去年秋天，满洲国垮了台，日本人跑得无影无踪。当了14年亡国奴，好容易盼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铁石部队”。谁料，这支清一色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正统“国军”里，有一半是当过伪军的“二鬼子”，真让人失望得心里发凉。

过了半年，“铁石部队”不知是散了伙，还是调了防。4月底，哈尔滨又开进了共产党的八路军。这八路军可真土得掉了渣。粗布军装黄不黄、灰不灰，有的是补丁擦补丁，从张作霖到小日本再到中央军，哈尔滨人谁见过当兵的穿带补丁衣服？还有土枪、土炮、大傻鞋，进了商店愣头愣脑，看什么都新鲜……

“土”到这个份，怎么能和清一色美式装备的中央军较量？

可是，今天晚上船长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又是一阵雷声响过，雨势稍弱，远处，有一辆汽车亮着车灯，径直从中央大街北端朝码头驶来。

离得近些，能够看清这是一辆日本军用卡车。

汽车绕过江岸边的垃圾堆，车灯光从船尾扫到船头，在码头边戛然刹住。

车未停稳，就从车箱中陆续跳下20几名持枪战士。

没有一个人穿雨衣和雨鞋，却毫不犹豫地噼里啪啦跳进泥水中，顶着头上哗哗大雨，沿江排成一列。

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位当官的，也没有穿雨衣雨鞋，也和士兵一样站在大雨中。随着他几声短促的口令，战士们迅速散开，从船头到船尾沿江拉起了一道半圆形的散兵线。

船上、岸上，当官的（听见士兵喊他营长）、当兵的都在严肃而又认真地执行警戒任务，都在大雨中淋浇。

看见岸上又加强了一道警戒线，船长心头暗暗吃惊。看样子，今夜的行动有点非同寻常，他不得不在心中再问一次，今晚，这艘船到底要运什么，开向哪里？

大概不会去上游。中央军上个月刚刚占领长春和吉林，松花江上游就是两军交战的战场，把一艘又笨又重的客轮弄上去，有什么用？

“装上大炮，照样可以当兵舰使唤。”也许大副的话会有些道理，不过——去年光复时被苏联红军扣留的日本江上军的炮舰还有几艘停在江北造船厂，修修补补开到战场去，总比客轮地道……

“看来，还是去下江。”船长最终还是肯定了这一判断。去下江就有可能去苏联，从松花江进乌苏里江就能到海参崴。想到这里，心便像塞进一条鲜鱼似地乱蹦乱跳起来。

不知客轮要运些什么？是人还是货？也不知运到那里干什么。异国他乡，弄不好兴许连船带人都交待在那里……

风声渐弱，雨势却不小，豆粒大的雨点打在船长室的顶棚上，像走马似地响成一片。

去上江是炮火战场，去下江是异国他乡，看来此行定是凶多吉少，这不能不让船长忧心忡忡。

可是，船长那一把大胡子不是白留的，20多年的江湖风雨磨练得他既拿得起，也放得下。

经过一番思考，船长很快横下一条心，福也好，祸也罢，反正连人带船都在枪口之下，谁让赶上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呢？

“一切都交给龙王爷了。”想到这里，心情甫定，便大步走到

轮机舱，与轮机长一起察看机组运转情况。

“看，又加岗了。”轮机长边拧着管壁一个硕大的螺丝低声道。

船长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看到。

这时，岸上的散兵线已经列好，拉出足有50米开外，一个半弧形把客轮和码头严严地包围在里面，简直是如临大敌。

“昨晚，我家那疙瘩枪声响了半宿，是曹兴武的地下建军和老八路交上火了。”

船长又点了点头，他们两家住得相隔不远，那枪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

“听说中央军过了双城堡，离咱哈尔滨还有50里。”轮机长对战局一直很关心。

“占了陶赖昭，还没过江。”这是船长听一个刚从双城来的亲戚说的。

“瞧——美国吉普，当官的来了。”轮机长的眼睛一直瞟着岸上。

两道明亮的车灯光剑似地划过客船。一辆吉普车停在码头边。灯熄了，车门打开，一个人下了车。

警戒线边上那个当官的跑了过去，朝他敬了个礼，两个人走到江边。

从车上下来的人倒是穿着雨衣和长筒水靴，他用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好像对警戒的布置感到满意，便走向跳板。

“他要上船，你得去应酬。”轮机长朝船长呶了下嘴。

船长站起身，在裤腿上擦了擦手，便大步走出机舱，未等他走到船长室，两个人已经上了船。

“好一把大胡子。”一见面，穿雨衣的人就夸赞了他。

被人夸赞总是让人欣慰。对船长来说，一生中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听见有人夸赞他的大胡子。这一时间，什么担心，什么疑问都丢到了江里浪里，他一边自豪地捋了把胡子，一边伸手请二人

进船长室。

其实，这一举动未必适宜，如今船上满布士兵，船长也在被看管之列，可是，就这一声夸赞，让船长又俨然恢复了一船之长的尊严。

这两个人好像并未介意这一点，未进船长室之前，那人礼貌地脱下了雨衣，可是，两个人的脚，都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摊摊泥水。

乘坐美制吉普车，穿着雨衣、雨靴，连带兵的营长也朝他敬礼，他定然是个职位很高的大官。在灯光之下，他才看清，这位长官顶多有 35 岁，身材适中，皮肤很白，眼睛顾盼有神，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凭着船长的社会阅历，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处事果断、极有魄力的人。

“我姓程，前程的程，是社会部的。”雨声，机器轰鸣声一齐合奏得震耳，他不得不提高嗓音做自我介绍。

“社会部？”这是个啥门头？这个名词对船长是闻所未闻。

“北满社会部程龙部长，延安来的。”看见船长有点呆怔，营长便做进一步介绍。

北满？部长？延安来的。只有把这些名词和满船、满岸的士兵联系到一起，才隐隐感到这位长官的气势和威严。别看他说起话来满脸含笑，目光却咄咄逼人，这神情，这眼神，只有像船长这般饱经世故、久闯江湖的人才能体味得出。

一旦体味得出，心中就感到惶惶然：“长官——请坐。”船长搬过一个木椅。

“您这胡子留了好多年了？”程部长没有坐，他依然对他的大胡子有兴趣。

“长官是东北人？”船长听出了部长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回长官话，这胡子，留了 20 多年了。”

部长点了点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夏天，我坐过你

的船，是给抗日的吉林自卫军李杜的部队送给养。”

船长深感意外，他把两眼眯成一道窄缝仔细地打量着部长，一面尽力搜索陈年的记忆——“‘九·一八’？……送给养？”

总算想起来了，是送过一回。那是李杜率领的抗日队伍吉林自卫军在松花江下游和扫荡的日本鬼子交了火，他那时是一艘客轮的大副，运送给养不错，开头并不是给抗日部队送，是被日本军队押着往下江给扫荡的日本部队送的……那次，可真是悬上加悬。先头是日本兵押船，船到下江，半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全换上了抗日自卫军的人，把船一直押到依兰县。日本人在哈尔滨装的满船枪支、弹药和给养都运到了自卫军总部。

他还记得，那次夺船押船的自卫军长官是一位团长，20多岁的小伙子，莫不就是眼前这位部长？

“是我。”部长朗声笑了起来，“你认不出我，可我记得你这把大胡子。”

“长官记性——真好。我……”

“十多年喽，难怪记不得。”部长语气轻松，可船长倒是显得有点紧张，他一时还未悟出这样突然会见，到底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再说，由于事出突然，还没完全想起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得罪自卫军和这位长官的地方，塞进胸口的“鲜鱼”又蹦跳起来。

“这次用船，我又想起了你，一问当地人，说你当了船长，还说你前几年因为思想犯被日本人拘捕过。”

听得出这位长官对自己确实是赞许有加，还有点不忘旧情，船长觉得心里踏实许多：“那没啥，拔了我的胡子，这不，又长出来了。”

事情就是出在康德十年那次被征用之后，船到了宾县，关东军那个老鬼子下了船，呆了小半天，又回到船上，跟随的皇军士兵抬了两个竹筐回来，原以为是什么土产山货，谁知，筐里装着

玻璃瓶子，瓶子里装的是刚割下来的人头。

这本来是他偷看见的秘密，若是守口如瓶，也会相安无事，殊料，有一天晚上他跟几位同事喝酒，三杯下肚，说起国事家事，不由得气满胸膛，便把日本鬼子痛骂一番，连他看见的这件事，也抖了出来。

过了几天，不知从哪儿走了风声，日本宪兵队来了几个“宪补”，给他下了个“国事犯”的罪名，押进了监狱。

那座监狱就在繁华的中央大街北端，离他现在泊船的码头不过几百步远……

“就因为这一把大胡子，我们才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你——”部长边说着边挥了下手：“走，去船舱看看。”

船长、营长跟着部长走出船长室。

“长官——我不知该不该问，这船上哪儿？”船长觉得这个时候是问话的契机。

部长边走边答：“下江。”

看来是猜对了，这船是要去下江，但船长还不放心，因为从下江再向前开，就可能开出国去，想到这里，他又趋前一步，低声问道：“咱们去不去‘崴子’（海参崴）？”

“去那儿干什么？”部长果断地挥了下手：“唔——很干净。”

他们已经走进船底部的统舱，第一眼印象是既整洁又干净。显然，这里已经被认真清扫过，地板擦得露着木质的纹路，桌、椅器具不留纤尘，看得出，这位船长是一个治船十分严谨的人。

二层、三层的船舱也都打扫得十分干净，除了船员和警卫战士住的房间，余下的都已上锁。

看来部长对这一切都感到满意，他走回船长室穿上雨衣对身边的那位营长说道：“跟我回去，通知他们上船。风小一点就起锚开航。”

营长答应一声，急步走下船去。

部长走到船舷，船长想要相送，却被他拦住：“具体去向有人会同告诉你，希望你协助民主政府把这次任务完成好。”说着，便伸出手。

船长通过和部长见面，交谈，心中有了底数。特别是方才这几句寄托希望的话，等于吃了一丸定心丸。他看见部长伸出手，忙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连连说道：“请部长放心，一百个放心。”

部长的手很柔软，但却很有力。他紧握了一下，便抽了出去，转身走上码头，大步向江岸走去。

剩下船上的人，岸上的警卫都在等待。至于等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

哈尔滨还在熟睡。再狂的风，再响的雷，再暴的雨也没办法惊醒她。她太累，太疲劳了。

差不多 100 来年了，她没有一刻安宁。军阀混战，外强入侵，让她受尽了践踏和凌辱。

当初，有人叫她“阿勒锦”，有人叫她晒网场，只有几十户人家，居住在江边。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撑船撒网，挥锄耕耘，这一片土地也算作超然世外的桃源吧。

可是，到了大清末年，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凭着左一个条约、右一个协定和洋枪洋炮，公然在这里屯兵落户，挺胸腆肚地指手划脚，就像在他们的庄园里一样横行无忌。

从那时起，这里便有了火车站，有了往北通往满洲里，往东通往牡丹江，往南通往奉天（沈阳）、大连的铁路线。

到了 1917 年，有一艘叫“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炮声一响，又有一些洋人坐着马车、爬犁、火车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些有权有势的贵族，他们要在这里过和当年一样的生活。于是盖洋楼、盖别墅、盖宾馆……

那时，大清国亡了，关东这块地方再也不是王朝的“龙兴”的

禁地，在山东、河北一些地少人多的地方，便有人到关东来闯荡，一年、两年，有的人发了财，便衣锦还乡。他们说，这里的地黑得冒油，撒下种子就有收成。这里有条黑龙江，金子就铺在江底，黄澄澄的，一捞就是一筐。于是便有成千上万的人担筐背篓、拖儿带女来闯关东。

一批又一批的人来逃荒。这算是中国移民史上又一个高潮。

洋人要修铁路，他们去当“苦力”；洋人要盖大楼，他们去当泥瓦匠。高楼盖好了，洋人住了进去，他们还住在工棚里、地窖子里，所以才有“三十六棚”、“扬马架子”……

商店开张营业，宾馆接待客人，教堂里走来了祈祷的信徒。没过多少年，人们不再叫她的乳名“晒网场”，而改称她为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必然具备诸多地域的特点。寒冬腊月，洋人要过圣诞节，尼古拉教堂、玛丽亚教堂灯火通明，钟声不断；土著满人要祭“祖宗板”、立“索伦杆”、“烧包袱皮”；山东、河北人要贴对联、供“三代宗亲”、挂红灯笼……

那时在欧洲、美洲正处在经济的上升时期，他们不会把这样一块生财宝地让一家洋人独占，日本、英国、法国和犹太籍的商人们把她看成是一块未被开垦的淘金宝地。那些在开发西部、侵占印度发了横财的冒险家们，把她看成是一个新的可以下更大赌注的冒险乐园，按着“机会均等”的逻辑，纷纷到这里来寻找“机会”。

随着这些东洋人、西洋人的到来，这里出现了更多的楼房，更宽阔的街道。市中心有鳞次栉比的商店、舞厅、酒吧，偏僻的街口有各种不同肤色的妓女和不同国籍的人开设的赌场、大烟馆……白天，街道上人声熙攘、车水马龙。入夜，五颜六色的华灯把大街照得通亮。这里既是生财宝地，也是东北亚最大的销金窝……人们又给她起了几个时髦的绰号，叫什么“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